







垂柳

此刻我的毛髮還在

但有一天它們都將遠行

去到一個名叫烏何有的地方

繁營落戶

想起曾經愛過的一株春天的垂柳

夢和記憶

抵擋了時光的曝曬

它們並未死亡

甚至還未成爲過去

風之片斷

僅僅留下一雙

黛綠的手勢

頭顱身軀都已涉向

不知名的流金暴雨

在短暫平靜的清晨

我拾起你

像拾起

整個宇宙的風聲

空蕩的兩片小舟

托住

空蕩蕩的一整座森林

影子

啊影子

召喚著

一整座海洋的靜寂

暴雨剛剛離去的台東知本森林裡，石階上赫見一雙小巧的昆蟲翅翼，色如黛玉，貌似奇貝，在初陽下閃爍幽光，是為記。

附錄：

這首詩寫詩人在森林石階發現一雙昆蟲翅翼的吉光。羅任玲善於以喻大，雖只是一雙昆蟲掉落的羽翼，卻能興發一沙一世界的微觀，因此拾起羽翼，就「像拾起／整個宇宙的風聲」，羽翼如「空蕩的兩片小舟／托住空蕩蕩的一整座森林」；而影子更能「召喚著／一整座海洋的靜寂」，——在微觀之中，吉光片羽也有浩瀚無窮的力量。

題目「風之片斷」既狀寫羽翼在風中垂落的「片斷」，也寓涵生命在飄零過程中和宇宙交會的空寂。（向陽）







月光廢墟

被海遺忘的一個字

暈黃地

懸在時間之下

其上是更爲暈黃的

一個月亮

被寂靜追逐的

我的童年

像風帆一樣

慢慢跑著

終於越過了雲霧

來到昏暗的家

那時煤油爐正嘩啵響著

母親喚我回去

秋夜的樹叢

有什麼安靜棲止

「是一面鏡子啊」

低下頭的我

只看見時間的陰影

微微笑著

多年後

我才知道

那是月光的廢墟

孩子們撿拾了碎片

就再也無法回答

遠方的呼喚

而被海遺忘的母親終

於忘了我的小名

無人的果園裡

有誰仍在低頭探問

光陰的蹤跡

附錄之一：

月光廢墟，一首充滿魔幻的詩，頗有現實的意味。

全詩分五節，呈五、六、七、六、五行數配置。

詩中的意象都不是很漂亮，「一個字／暈黃地」暈黃的月亮（第一節），「暗的家」（第二節），「時間的陰影」（第三節）。而詩中也充滿寂靜，除了「煤油壚正嘩啵響著」，其餘多半是無聲的「安靜棲止」、「微微笑著」，或者「無法回答／遠方的呼喚」，或者「忘了我的小名」。

總之，詩人很成功地營造出一個昏暗、啞啞境界，然而意象卻非常明確，使讀者能親切的感受並隨其語言走入詩境，能跟著「像風帆一樣／慢慢跑」，能在樹叢的廢墟中去撿拾月光的碎片。

一首充滿對童年的懷念、家、母親的眷念，有淡淡的哀傷的好詩。（商禽）

附錄之二：

這是一首極富想像力的詩，魔幻而有寫實的詩，商禽說這首詩「很成功地營造出一個昏暗、啞啞境界」，指出本詩「詩中的意象都不是很漂亮」，剛好也印證了羅任玲詩風的森冷。

這首詩以「被海遺忘的一個字」寫起，到「其上是更為暈黃的／一個月亮」，把唐代張九齡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既有象徵顛覆掉了，張九齡的明月有「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的意涵，羅任玲則是童年與母親的遙念。

所以接著展開的，就是「被寂靜追逐的／我的童年／像風帆一樣／慢慢跑著／終於越過了雲霧／來到昏暗的家」，導引讀者尾隨進入「月光廢墟」，與孩子們一起「撿拾了碎片」。這首詩，有著傷感，但傷感通過詩人暈黃的、森冷的、昏暗的意象處理，反倒淡淡地生出了更多的月光。（向陽）







